

长篇历史小说

战国时期，秦国狂飙突进席卷六国，风源是谁？商鞅！商鞅的改革缔造了伟大的孝公王朝，秦国由此觊觎中原。作品描摹了秦国日渐强悍的勃勃脉动，更刻

商鞅

画了强秦推手商鞅非凡的心路历程，窥探了他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商鞅在英明的孝公身旁叱咤风云，但秦太子已经把牙咬碎……

孙宝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战国时期，秦国狂飙突进席卷六国，风源是谁？商鞅！商鞅的改革缔造了伟大的孝公王朝，秦国由此觊觎中原。作品描摹了秦国日渐强悍的勃勃脉动，更刻

商鞅

画了强秦推手商鞅非凡的心路历程，窥探了他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商鞅在英明的孝公身旁叱咤风云，但秦太子已经把牙咬碎……

孙宝镛·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鞅/孙宝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80-6753-7

I. ①商… II. ①孙…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8707 号

丛书策划: 高 苏

电 话: 64663331—3069
84545483

电子邮箱: 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 杜潇伟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杨庄双欣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265 千字

印 张: 16.75

定 价: 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不用则杀

- 1 “快逃！我已经让魏王杀掉你！” 3
- 2 逃往何处？ 9
- 3 你带束脩了吗？ 11

第二章 游说秦王

- 4 穷乡僻壤激情 23
- 5 寡人总是乐不起来 25
- 6 孝公没听完就响起鼾声 30
- 7 秦王要的是霸道 35

第三章 廷辩雄风

- 8 志同得友 43
- 9 甘龙和杜挚辩不过卫鞅 48
- 10 她那一双乌溜溜的眼睛 52

第四章 立木为信

- 11 真金不怕火炼 59

12	马妹吓了一跳	63
13	略施小计夺廷尉	67
14	谁把柱子挪到北门，赏金五十	71

第五章 以刑去刑

15	辛叔吓起一身鸡皮疙瘩	77
16	乙妹也受了黥刑	82
17	乐极生惊	88

第六章 流放无辜

18	你们等等再看	95
19	赞美变法也不行，流放！	99
20	孝公真的动怒了	106

第七章 营造新都

21	景监想出了好办法	111
22	金乌让孝公喜不自胜	115
23	两个逃奴的目标：杀卫鞅	118

第八章 初试兵锋

24	难道中了魏军的埋伏？	129
25	元里：拉回三车左耳朵	134
26	没有说一不二的威权怎么行？	137
27	在盐氏受到三面夹击	141

第九章 迁都咸阳

28	新都定名为咸阳	149
29	典狱说：屠杀无辜，下官不忍！	155
30	既是轻罪重罚，则卫鞅当斩！	160

第十章 太子犯法

- 31 我需要的是成功，而不是同情 167
- 32 姬欢说：我心里有数 172
- 33 甘龙说：只有太子能救姬欢 176
- 34 由大良造决定怎样处置太子吧 179

第十一章 天子致伯

- 35 巧妙的斛 189
- 36 公孙贾被黥 196
- 37 天子送来祭肉 204

第十二章 背信欺友

- 38 诸侯大会没有结果 211
- 39 天赐良机 217
- 40 既然你我各为其主..... 223

第十三章 封君封地

- 41 孝公封他为商君 233
- 42 商鞅一呼百应 238
- 43 赵良说：不敢以君为友 242

第十四章 作法自毙

- 44 孝公终于“抛弃”了他 249
- 45 商君有法：无验不能留宿 253
- 46 车裂殉志 259



不用则杀



1 “快逃！我已经让魏王杀掉你！”

公叔痤仰卧在席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觉得心里憋闷得慌，任他怎样使劲地擻气，那气息还是不够用。他不得不坐起来，双手伏在凭几上，觉得这样似乎好一些。他张着大嘴，大口大口地往里吸气。喘一口，就是一次痉挛，全身都在蜷缩和伸张之中蠕动，让身边看他的人都替他觉得痛苦。

他的病本没有这样严重，但是刚才同魏王的谈话，使他的心里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紧张和内疚。他不能在自己末日将临的时候，再埋葬一个英才。像卫鞅这样的人，他公叔痤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几个。卫鞅学识渊博，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刚毅果断，是个难得的相才，如果哪个国家得到了这个人，那个国家就会得到难以估量的好处。他公叔痤作为魏国的国相，国王以下最高的官职，魏王最重要的谋臣，在临终之前，不但没有能够让魏王重用他，反而要建议魏王杀了他，他真的于心不忍，于情有愧。正是这种愧疚的心情，使他的哮喘变得剧烈起来。

“这样的人才，杀不得！”他在心里想着。然后对贴身的家臣说：“快去！把卫鞅叫来。我有要紧的话对他说，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来一趟。”他决心把魏王准备杀掉卫鞅的消息告诉卫鞅，让他及时逃跑。否则，他是必死无疑。不用说不逃，就是逃慢了，这个人就没有救了，如果卫鞅果真被杀掉，他是死活都不会心安的。

找卫鞅并不难。卫鞅是公叔痤的中庶子，这是一种管理家族事务的家内小官，就住在公叔家的西侧院。公叔家的食客，都住在那里。卫鞅这时正在那里鼓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弹瑟。

虽然公叔国相的食客有上千人，但能够像他这样鼓得一手好瑟的人还真不多。人与人真是没法比，有那么一些机灵的人，学什么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瑟是一种外观很像琴的乐器，不过比琴宽大，因此奏出的声音低沉，奏得不好，就像蝉鸣。但这种乐器到了卫鞅的手中，似乎获得了某种灵性，发出的声音显得雄壮、刚毅、坚强。他高兴的时候弹奏，想心事的时候也弹奏。近几天公叔国相病重，他已经几天没有见到公叔痤了，当然谈不上高兴。

那家臣循着瑟声找到卫鞅的房间。卫鞅正跪坐在瑟前，两手或交替地或同时地在那二十五根弦上轻轻地抚弄着，发出雄壮悦耳的乐声。鼓瑟也和抚琴一样，是要讲究很多规矩的。比如，要先洗手更衣，



坐得要端正，心里不要有杂念等等，这正适合想心思——如果想心思不算杂念的话。

那家臣低下头，敲了敲卫鞅的房门，说道：“卫公子，国相大人有请。”“中庶子”有两种，一种是太子东宫的官，另一种是卫鞅这样大臣家内的官，与家臣无大差异，官职低微。因此，人们一般都称呼卫鞅为“卫公子”而不是称呼他的官职。

瑟声停止了。“吱”一声，屋门被从里面推开，卫鞅低着头走出房门，穿上鞋子，又低着头躲过草檐，走下屋阶，那时的房子都很低矮，根据《周礼》的规定，士的房子，墙壁只能三尺高。这一是受当时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限制，不可能把一般的房舍盖得太高，另外，那时还没有出现床、椅、凳之类的高足家具，人们坐和卧都是在地上，加上尖的屋顶，三尺高也就够用了。当然，周天子的规定，诸侯们早已不当做一回事情，突破规定的事比比皆是。卫鞅的房子，不止三尺高，但也不会高出太多，他个子大，出入还是要低头弯腰的。

刚走出屋子，他一时适应不了这样强的光线，眯缝着双眼。过了一会儿，他把眼睛睁开了。这一双眼睛，特别明亮，如果它在暗处，一定会发出熠熠的光。那是一双标准的丹凤眼。这双眼睛配上那一双浓重的微微翘起的眉毛，给他的脸增添了几分威严。让人觉得不足的是那一只鼻子，显得平了一些，使得整个的面部都让人觉得缺乏一种起伏感。嘴唇很薄，按一般人的经验，这样的嘴是能言善辩的。不过，他的脸形很不错，近似于倒过来的梯形，既有几分英气，又显得刚毅。特别是面部各个器官搭配得当，使他不失为一个英俊的男子。他的前额没有抬头纹，却有两道纵贯眉宇的深沟，这是那种喜欢锁眉思索的人常见的。看样子，卫鞅也就在三十岁上下。

“国相大人病情突然加重，他请先生一定到他那里去一下。”那家臣对卫鞅说。

卫鞅也是很想见一见公叔痤的，便跟着那位家臣来到公叔痤的正堂。公叔痤还是蜷缩着，怀里抱着一个木枕，顶在胸窝，好像这样能使气息充足一点。随着胸部的剧烈起伏，脖子也在一挺一挺的。老先生的眼窝深陷，两腮也深陷，颧骨却高高地突起来。他见卫鞅来到身旁，一时说不出话来，光是伸出了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卫鞅看见公叔痤瘦成这个样子，就想掉眼泪。

“国相大人，怎么只有几天没见，病情就加重了？”卫鞅跪坐在公叔痤身边，把臀部落在脚跟上一——这是那时人的习惯坐法——拉住公叔



痤的手,说道。

“卫鞅,你……快逃命吧!魏王……很快就会……派人,把你……抓起来,他会……杀掉你的。”公叔痤见到卫鞅,情绪好了些,病情也略显平稳,但说话还是比较费力。他又对身边的家臣说:“你到计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会计)那里去支几锭黄金,交给卫鞅公子,让他做路费。”

“大人,我既没有触犯魏国的法律,又没有做什么不利于魏国的事情,魏王为什么要杀掉我呢?”卫鞅不解地问。

“让你逃,你……就快逃吧,没有时间……多说了。”

公叔国相看卫鞅不肯逃,就很吃力地把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卫鞅。

卫鞅来到公叔痤府上做中庶子,已经一年多了。公叔痤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同凡响,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他觉得这是个治国贤才,便准备找机会向惠王推荐。但未等找到机会,他就病重。魏惠王听侍医说,公叔痤病情很重,可能不久于人世,就亲自到公叔痤家中慰问。魏惠王就是现任的魏王。“惠王”是他死后的谥号,是后人对他的称呼。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魏惠王,而当时的人是不可能这样称呼他的。

那些表示慰问的寒暄话过后,惠王问公叔痤:“公叔国相,万一先生的病不见好转,国相百年之后,谁来接替先生担任国相为好呢?”那时人们忌讳直接说到“死”字,“百年之后”,就是“死”的讳称。

公叔痤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就对惠王说:“大王,去年经人介绍,从卫国来到老臣家一个年轻人,姓公孙,名鞅。老臣让他做了我家的中庶子。因为他是卫国的人,所以人称卫鞅。别看这卫鞅现在才只有三十岁。但经过老臣一年多的观察,无论从学问、见地上讲,还是从韬略、计谋上讲,这个年轻人都不在老臣之下。如果大王能够重用这个人,他一定会为我们魏国做出重大的贡献。所以,别说是在老臣身后,就是老臣在日,也想向大王建议把国家大任交给这个年轻人。老臣不能耽误后进,甘愿退下。”

可是魏惠王对公叔痤的提议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只是用鼻子哼了哼,就再也不说什么了,屋子里谁都不说话,除了公叔痤的喘息之声,什么也听不到,静得让人尴尬,惠王和公叔痤都觉得很不自在。

公叔痤的心情十分矛盾。惠王的表情,已经明白地告诉他:不准备重用卫鞅。从国家的利益上考虑,魏国不任用公孙鞅,确实是对魏



国的重大损失。可是,如果把他放到别的国家去,别国重用了他,那就不仅仅是魏国损失一个难得的人才了。他会帮助别国强大起来,从而最后危害魏国。然而,如果从私人关系上讲,卫鞅又确实待他不错,他也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可以说,他们之间还是很有感情的。

两种感情在公叔痤心中激烈地斗争着。后来,他想,我是国相,我考虑问题,不能只是考虑个人之间的关系或得失,而要考虑国家的利害。就在惠王站起来,准备回驾的一刹那,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室内的从人们使了个眼色,说道:

“你们先退下。”

然后,他小声地对惠王说:

“大王,如果您不能重用卫鞅,那您就一定要把他杀掉,万万不可以让他离开魏国到别的国家去。”

魏王沉默良久,才淡淡地说:“好吧。”

惠王走后,公叔痤心里一直很不安。“老夫与卫鞅,虽然年齿相差悬殊,但从感情上讲,我们无疑是好友。我这不是在出卖朋友、出卖良知吗?”他在心里不断地谴责自己,最后终于做出决定,要立即把这事告知卫鞅。

“公子,”公叔痤对卫鞅说,“老夫对不起你。可老夫作为国相,必须先公后私,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既然大王不肯重用你,我就只好建议大王杀掉你!你一定要尽快逃离魏国!不可稍作逗留。”

卫鞅听了公叔痤的话,只是淡淡地一笑,慢慢地对那垂危的老人说道:“谢大人相告之恩,鞅已经知道了。大人的心意,鞅也已心领了。”

“快逃吧!时间耽误不得了。这是性命关天的大事啊!”看样子,老国相比卫鞅还着急,“切不可稍有耽搁!”

卫鞅觉得,现在同他解释、讨论或者争辩,都不会有什么用,反而空让老人着急。就说:“小子已经知道了。”便退了下去。

公叔痤放心地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心里的负担也轻多了,那种负罪感也差不多全消失了。气喘得也轻了许多,并且可以躺下睡觉了。

可是他无论如何也睡不安稳。卫鞅能往哪里逃呢?现在已经逃出边界了吗?不会这样快。魏王的追兵会不会追上他呢?上天保佑,一定要让卫鞅逃出去呀。这不是我公叔痤于国不忠,实在是魏王太不



识才！如果将来有一天卫鞅威胁了魏国的安全，那也是你魏王自己种下的一个苦果。他觉得，魏王的这颗苦果是非吃不可了。因此，他又落下几滴热泪，他以为，魏国有这样不识才的国王，太让人痛惜了。他真是说不清自己此刻的感情：一会儿为卫鞅逃出虎口而喜，一会儿又为魏国痛失人才而悲。

夜，已经很深了。街上，巡夜人敲柝的声音响了三下，已经是三更天了。

公叔痤还是睡不着。难道人在临死之前都是这个样子吗？传说，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听到鬼的喊声，不知那是催命，还是欢迎前往，他也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耳朵上，想听听有没有鬼在叫他。他果然听到了一丝细细的声音，可是，那不是鬼的叫声。他再细听，觉得那像是有人在鼓瑟的声音。难道阴间也有人鼓瑟？不对，这怎么像是卫鞅在鼓瑟？不会呀，他不是已经逃走了吗！一定是他没有逃出去，被魏王的追兵给追上了，杀了，这不会是他的鬼魂在鼓瑟吧？难道是他不肯听我的话，没有逃走，果然遇难？公叔痤的心又揪到一起，咳，我让他快点逃，他就是不听我的话，总是有自己的主意。能力强的人，往往也是不听他人劝告的人。

不对，那分明是卫鞅弹奏的瑟，别人是无法弹奏得这样娴熟的，鬼魂也不可能鼓得这样有生气。难道卫鞅还在他的房里？他很不放心，就翻了个身，看看守在身边的家臣是不是已经睡下。那家臣怎敢偷眠？还使劲地瞪着眼睛跪坐在他的身边。

“你听，是不是有人在鼓瑟？”

家臣没有注意，经公叔痤这一提醒，他也觉得有鼓瑟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到耳中，就说：“是的，大人，好像有人在鼓瑟。”

“是卫鞅吧？”

“像。”

“你快去看看，如果确实是他没有逃走，还在鼓瑟，你一定要让他再到这里来一下。”老国相心急如焚。

鼓瑟的的确是卫鞅，他没有逃走。但他也是浮想联翩，睡不着觉。后来夜深了，他以为人们都已睡下，便起来，摸着找出挂在衣服上的木燧，钻出火来，点燃蜡烛，坐到瑟前，轻轻地拨弄起来。不想静夜之中，声音传得远，本院的食客们并没有注意，却让公叔痤给听见了。

“大人还没有睡？”卫鞅跟着家臣来到公叔痤席前，跪坐下问道。

“你，你怎么还没有……逃走？你还有心思鼓瑟，你真的……不想



活了？你怕别人不知道你……还留在魏国？”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什么原因，老先生说起话来，反而比较连贯了。他坐起来，看着这个倔强的年轻人。

“大人，小子以为，大王是不会杀我的。”

“什么？你不知道……他已经表示……采纳老臣的……建议，难道……他会特别……地关照你不成？”老先生更加激动了，脸通红，呼哧呼哧地喘。

公孙鞅冷静地说：“小子以为，大王既然不能采纳大人的建议起用我，同样不会采纳大人的建议杀掉我。”

“你是说，”公叔痤又停顿一下，“大王他，并没有认识……到，你的价值？”

“也可以这样说，”卫鞅觉得直接说惠王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恐有傲慢之嫌，所以避开了这种说法，“他既然不肯任用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也就没有必要无端地杀害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公叔痤听了卫鞅的话，气息渐渐地匀了，咳嗽轻了，被憋得紫胀的脸也一点点地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那你回去吧。”老先生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卫鞅的话，他信服了。惠王与自己不同。他公叔痤知道卫鞅是个大才，所以会想不用则杀，否则贻害。可是惠王却不同，他并不知道或不相信卫鞅的才能，对于惠王来说，这个人在他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量，没有什么位置，他既没有必要考虑重用他，也没有必要无缘无故地杀了他。公孙痤暗自笑了笑：自己倒有点像《列子》当中所说的那位忧天的杞人了。

他也为卫鞅的分析和判断所折服。这是一件与他自己性命攸关的大事，可他却分析得这样深刻，判断得这样冷静，不但丝毫没有惊慌失措，而且处理得很得当。不用说对于一个年轻人，就是他公叔痤这样一位老谋深算的国相，都没有处理得像卫鞅这样恰到好处，没有像卫鞅这样沉稳干练。然而，这并不等于他心中很平静。公叔痤觉得自己不必为卫鞅担心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今后安排得很好。

但他却为魏国的未来不安起来。卫鞅肯定不会留在魏国了。他现在之所以还没有走，是因为他还没有选好去处。如果他一旦到了一个国家，在那里又遇到一位贤君，得以施展他的才华，他是有能力使那个国家雄霸诸侯的。到了那时，魏国将是怎样的情形？他不寒而栗。

惠王会有后悔的那一天的。



卫鞅站起来,说了声:“请大人好好休息,鞅告退了。”

卫鞅走了。不多时,那位家臣就听到了公叔痤的鼾声。

2 逃往何处?

就在公叔痤安然入睡的时候,卫鞅却仍旧无法让自己进入梦乡。他虽然在对公叔痤的分析中断定惠王不会来杀他,但那只是推测,只是判断,与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什么样的人君也都有,说不准那惠王真的就派人把他抓起来杀掉。国王无缘无故杀人的事还少吗?何况公叔痤已经向魏王提出了杀掉他的建议?

他在得到公叔痤的劝告之后,之所以没有立即离开魏国,有好几个原因。一是从道理上讲,惠王确实没有理由杀他。二是他也不想给人留下一个怕死鬼的印象。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没有想好到哪里去。

“卫公子在吗?”

卫鞅听得出来,问话的是公子卬。这公子卬是惠王的一个妃子所生,在魏国也没有什么地位,与卫鞅在卫国的地位差不多。因此,两人互有同情,关系较好,是卫鞅来魏国后交下的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之一。他急忙开门迎出去,拱手说道:

“卬弟光临寒舍,不胜荣幸。请进请进!”

公子卬还过礼,匆匆脱鞋入室,问道:“听说大王已经同意杀掉公子?”

“公子从哪里得知?”

“是公叔国相的一位家臣告诉小弟。小弟听说后,立即来问询一下。”

“确有其事。不过,鞅分析,魏王杀鞅的可能性并不大。”接着,他把对公叔痤分析的那些话又重复一遍。

公子卬同意他的分析,说:“分析归分析,防备归防备。鞅兄还是尽快离开魏国为好。”

“鞅也是这样想。”

“鞅兄准备到哪里去呢?”公子卬问。

这可把卫鞅给问住了。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很久,甚至在公叔痤病重之前,当他意识到魏惠王使用他的可能性不大时,他就在考虑了,但一直没有想出个结果。



投奔周天子吗？那周天子早已是今非昔比，自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并在不久被犬戎所杀以后，他的儿子平王不得不东迁，开始了被孔子称为“春秋”的时代，结果是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诸侯们你征我伐，互相吞并，经过了从春秋到此时为止的四百多年的争斗，除了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之外，那些鲁、卫、中山为数不多的小国，都处在难以自保的状态之中。而那些强国，只是把周天子奉为名义上的“共主”，在需要用他的口和地位来确立自己的地位时，让他表个态。除此之外，谁还把他当做一回事？周天子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只不过是一具等着盖棺的僵尸而已。他的领地，也只有河南（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是个城邑，不是指今天的河南省）周围不大的地方。有识之士，谁也不会去投靠他。

投奔楚国吗？楚国曾经很强大，并且也曾经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特别是大军事家吴起因在魏国受到迫害，在三十年前投奔楚国之后，辅佐楚悼王变法，选贤任能，使楚国的国力大增。

可是吴起只进行了九年时间的变法，就因为触犯了贵族的利益，在悼王去世后不久，被贵族们给车裂了。此后，楚国在对诸侯的战争中，屡屡败北。在这样的国家，肯定也是无法施展他的抱负的。

投奔燕国吗？它在中原各国的北面，对中原各国的影响力很有限。在各国争霸当中，既没有有利的地位，也不被他国重视。在这样的国家里，想要有一番大的作为，不是很容易的。这只能作为一种不得已时的选择。

投奔“三晋”当中的另外两个国家吗？所谓“三晋”，指的是韩、魏、赵三国。因为这三国原来都是晋国的领土，他们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取代了晋国，后来又被周天子正式承认为诸侯。这三国与其他各国、这三个国家之间以及他们本国的内部，都是纷争不已，国力也都不算强，在治国方略上，也没有什么作为。韩、赵两国，也不比魏国强多少。不过，如果有开明的君主，有改革之志，肯于接受新的思想和建议，韩国和赵国倒不是不可以考虑，只是还不太理想。

再就是秦国了。在将近三百年前的穆公时代，曾经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谋臣，使秦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打败了西方的少数民族——犬戎，开地千里，成了函谷关以西地区的霸主，但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并终因秦国地处偏僻，落后于中原各国。特别是最近四十年来，秦国也是内乱不断，数易君主，有的君主如献公的前任国王出子，还被人杀害，使秦国国力大减，还被别国夺去一



些土地,哪里还谈得上称霸?最近,听说秦献公已卒(去世),新的秦王是献公的儿子,名叫嬴渠梁,还不知新的秦王如何,怎样考虑投奔秦国的事呢?

“鞅思来想去,拿不准主意,不知投奔哪个国家,才能更好地施展鞅的才能和抱负。鞅更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卫国去。鞅就是因为 在卫国不得志,才从卫国出走,来到魏国投奔公叔痤国相的。”

卫鞅说的这些,公子卬也想到了。可是他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便说:“容小弟再去探问一番,一旦有了好的去处,小弟一定立即告知仁兄。”公子卬又坐不多时,便告辞了。

自从公叔痤向卫鞅告知惠王要杀掉他,他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去向,并且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以至夜不成寐,深夜起来鼓瑟。当他第二次从公叔痤的堂上回来的时候,就更没有一丝睡意了。

他为自己满腹经纶却无处投奔而悲伤,也为自己的命运不济而难过。他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孱弱的卫国呢?

说起来,卫国还是周天子的近亲,卫鞅也是卫侯的亲侄。当年周公帮助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把武王的弟弟康叔封在这里,建立了卫国。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它还没有被灭掉,但实际上成了魏国的附庸。卫国是个侯国,就是说,卫国君主的爵位是侯爵。卫鞅的祖父就是前一代卫侯。但他的父亲不是卫侯的正夫人所生。卫侯除了正夫人,妃嫔妻妾数以十百计,所以,像他父亲这样的“庶孽”之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旁支)已经是不计其数,何况卫鞅已经是第三代,像他这样的“诸庶孽”,即使是“侯族”,又能有什么地位可言?

3 你带束脩了吗?

地位低下,也许并不是坏事。

当他还在被叫做“泮宫”的王家小学里读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先生对他很冷淡。那时学校的必修课有礼(礼法)、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写字)和数(算术)这六门。刚入学的时候,年纪小,只学礼、乐、书、数几门课程。在演习礼节的时候,孩子们觉得很好笑,都吃吃地笑出声来。

“公孙鞅!”先生单单点了他的名字,“把手伸出来!”

先生拉住他的手指,啪!啪!竹板在那细嫩的小手上重重地敲了五下。“知道为什么打你的板子吗?”